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第三十九回 太糊塗人何夢夢 真狡猾想入非非

這夜恰值文錦在外間打了一夜撲克，也不曾回家，故而梳頭娘姨並沒到趙公館中喚姨太太回去。伯宣和姨太太二人，一覺醒來，已是東方發白。姨太太不知文錦不在家內，心中頗覺恐慌，匆匆急欲歸去，伯宣止住他道：「你這時候萬去不得，因文錦此時諒已安睡，你待明兒回去，還可推托在小姊妹家又夜麻雀，倘若就回家叩門，驚醒了他，他見天還未明，你又是這般惺忪模樣，豈不惹他生疑，反為不美。」姨太太道：「我自那年和你出事之後，老爺已不許我在外邊宿。明天回家，只恐挨他一頓臭罵，如何是好？」

伯宣道：「我看你寧使少停回去挨罵，不可此刻回去，惹他疑心。挨罵不過一時之事，過後就無形跡。若被他疑心起了頭，將來卻是一樁大大的後患呢。」魏姨太太聽他言之有理，也無他說，只道：「我為你挨了老爺的罵，你待怎樣報我？」伯宣笑道：「你愛怎樣便怎樣，倘若老二此後永不回來，我就把她所有的東西，一齊送你便了。」姨太太素知媚月閣衣飾很多，聽伯宣答應送她，不覺喜出望外，眼前彷彿都是滴溜溜滾盤的精圓珠子，亮晶晶放光的金剛鑽，新鮮奇巧的首飾，花花綠綠的衣衫，那裡還有文錦在她心上，頓時放大了膽，與伯宣二人，雙雙解衣入幃，重複安睡。他二人都因夜深失眠，故而一上床都沉沉睡去。及至鴛鴦夢醒，已是紅日滿窗，伯宣在枕畔摸得金錶一看，見長短針並指在十一點鐘上，不覺脫口說了聲：「啊喲！」

姨太太忙問何事？伯宣道：「今天我銀行中有兩筆匯款到期，須得我親自蓋印支付。我平日本定十點鐘辦公，此時已十點五十五分，想必這班人等得我慌了，萬萬再遲不得。你盡可再睡一會，梳洗定當了回去。文錦面前，必須認定在小姊妹家又夜麻雀，切不可露一些口風。今天晚上得空兒，你再來一趟，我先走了。」一邊說，一邊披衣起身。姨太太並不攔阻，看伯宣性急慌忙的出門去後，自己耽心著家中文錦查問，不敢再睡，也就穿衣起來，叫了兩聲娘姨，沒人答應。暗說趙家這班下人，也未免太不成模樣了。豈有主人睡在房中，他們不在外間伺候之理。只得親自把梳妝台上一隻熱水壺的軟木塞揭開，茶還未涼，便倒一杯喝了，放下茶杯，猛見妝台上還有一隻小小洋金手鐲表，乃是昨天媚月閣與賈少奶一同上樓時除下來沒有帶去的，魏姨太太一見之下，忽又想起伯宣昨夜答應將媚月閣的首飾送她那句話來，暗想媚老二的首飾，不知究有多少，想必都在抽屜之內，現在房中別無外人，不如找他出來點一點件數，看將來伯宣交給我可有甚麼短少。心中想著，便打算末梳妝台抽屜。不意三隻抽屜，倒有兩隻是鎖著的。只有正中一隻，沒有上鎖。

魏姨太太好不心焦，暗罵媚月閣既要走路，緣何又把鑰匙帶去。此時只好拉開正中那只抽屜，有尋沒尋的瞧著，見內中無非是些香煙、粉紙、紮頭線、眉毛刷、別針、套鈕諸般零碎雜物，並無一樣值錢的。尋到最裡邊，找出一隻福建漆匣，約有五寸見方，拿上手很覺沉重。姨太太慌忙揭開匣蓋觀看，不由的心花怒放，只見匣中雖無珍寶，卻都是些金飾，有三副金鐲，還有金別針、金耳環、金戒指不計其數，都是媚月閣當時一班嫖客送她的。另有各國金錢很多，也是媚月閣陸續積下來的玩具，講到魏姨太太，眼孔本也不小，但婦女性情，首飾物件，從沒一個肯嫌多的。魏姨太太見了這些東西，不覺眼熱起來。暗想媚月閣若不回來，這一匣金飾固然是我的了。但她出去，也不過為爭一口氣。如若中途變計，願意回來，伯宣雖然說得斬釘截鐵，但男人心腸都是活的，難免仍舊留她，那時我仍分毫不能到手，何不趁他這裡無人之際，先把這匣金飾取了，橫豎伯宣已答應送我，拿了他也算不得偷。心中想著，隨手把抽屜推上，拿起木匣，也不叫人泡水洗面，放輕腳步走下樓來，側耳聽得趙家一班下人，都在後門口買東西，自己索性不驚動他們，悄悄開了前門，人不知鬼不覺的回到自己家內。梳頭娘姨正在樓下，見她手捧著一隻小小木匣回來，忙問這是什麼東西？姨太太道：「你休管他。老爺起身沒有？」

梳頭娘姨道：「老爺昨天出去之後，至今還沒回來，不然我們早來知會你了。」姨太太聽說文錦一夜未回，心中頗為不悅，罵道：「該死的東西，索性整夜的不回家了。」說到這裡，猛覺得自己一夜沒有回家，忙縮住了口，隨命梳頭娘姨快叫人打水給我洗面，自己三腳並作兩步，奔到樓上，把首飾匣向床上一丟。喘息了一陣，心中兀是突突的亂跳，只得自己譬解說，這東西原是伯宣送我的，又不是我偷的，有何妨礙。一面將匣蓋重復揭開，逐件取出，細細觀看。看到一半，娘姨已把臉水送上來，站在房門口，高叫姨太太洗臉。魏姨太太深恐匣子裡東西，被她看見，即忙藏起，開了小鐵箱，連木匣一併鎖在裡頭，才出來洗臉漱口，一切完畢，坐下來預備梳頭。正當這個時候，文錦回來。他自知一夜未歸，不免受姨太太的申訴，故而一進門就裝出一副笑臉，對著姨太太呵呵一陣憨笑道：「好運氣，好運氣，昨兒打了一夜撲克，贏了三百多塊錢，真是你的好運氣。這是留給你的三十塊紅錢，你拿去罷。」說著把三十塊錢鈔票向姨太太懷中一塞，姨太太拿起來丟在地下，隨把臉一沉道：「你當我什麼人，動不動把錢來哄我。昨天你一夜不回來，究竟宿在那裡？休得把打撲克來搪塞我。」

文錦叫屈道：「我委實是和琢渠、雲生等一班人在某處打撲克，至今還未散局。我因恐你記掛，故同琢渠先回，你若不信，可以叫琢渠來問的。」姨太太搖頭道：「難道你們不會預先串通的。」文錦道：「那麼你梳好了頭，我和你回到那邊賭場上去對質何如？」姨太太道：「誰有工夫同你對質，你若是真贏了三百多塊錢，此刻拿出來一齊交給我。」其實文錦昨日帶出去的三百多元賭本，一夜之間，早已輸罄連今天這三十塊假紅錢，也是向琢渠借的。聽姨太太這般一說，不覺被她難住，呆了半晌，才說：「贏雖贏的，不過已被琢渠連本借去了，少停一準要來給你。」說時又彎腰把地上的鈔票拾起來道：「這個你先拿了罷。」姨太太雖然不接，也不推拒。文錦乘間塞入她衣袋之內，又賠笑說：「昨夜你大約等了不少時候罷。」

姨太太佯怒不答。文錦不敢多言，小小翼翼的看她梳好頭，又陪她同吃了中膳。自己因為夜間賭錢，未得安睡，就在沙發上橫著了。姨太太恐他睡在家中，自己不能到伯宣處去，急急將他推醒，催他快去把琢渠借去的三百塊錢要回來。文錦說：「停一回罷，此刻只怕他的手頭不便呢。」姨太太不依，文錦無奈，只得穿了長衣，臨走時又對姨太太說：「如若琢渠此時沒有錢，我只可遲一刻兒回來了。」姨太太道：「限你今夜兩點鐘以前給我回音。」文錦聽有這般寬的限期，心中好生歡喜，答應一聲，大踏步走了。姨太太看他去後，自己又塗脂抹粉，打扮多時，才叫人開後門出來。一出門就見對面買家的包車，停在門口，賈少奶剛要上車，見了魏姨太太高聲說：「噢，你這時候哪裡去呢？」姨太太不敢告訴她到伯宣家裡去，只說：「我因樓上納悶，故在門口站一會兒，並不出去，你呢？」賈少奶道：「我到曹公館去。」姨太太道：「你見了老八，替我候候她罷。」

賈少奶點頭道：「理會得。」說時包車已拖過去了。魏姨太太眼望她轉了彎，才敢奔向伯宣家去。看官你道賈少奶當真往曹公館去的嗎？其實不然。做書的暫不交待，先得補一補前回的漏筆。便是媚月閣自被伯宣當眾恥辱，一怒走出之後，不消說得，自然到馬立師小房子中。那時天敏並不在彼，媚月閣和她心腹娘姨阿二一說，阿二便把那粗做的叫來，盤問之下，始知昨天來的那人，的係伯宣無疑。他在起坐中等候之時，粗做的曾出外泡茶一次，大約就在這個時候，被他掩入房中，竊去照片，都是自己大意之過，現在雖然出來了，但也不能就此放過伯宣。因媚月閣此番出來，只跑得光身一人，首飾物件，分毫不曾取出。講到這些首飾，都是她自己所置。伯宣買給她的，並無幾件。還有她自己幾個存摺，總數在萬金以上。既預備和他割裂，當然向他收回。照阿二的意思，教媚月閣暫在小房子中住下，另外換人向伯宣索回這些東西。媚月閣頗不為然，說東西固宜索回，小房子中決不能住，因伯宣雖已知道，小姊妹們還不信我有這件事。我若住在這裡，豈不明擺出一個姘戲子的樣子。伯宣那邊固不妨事，小姊妹處的顏面，卻萬不可失。故而寧可多化幾個棧房錢，在旅館中暫住幾時。不過中國旅館中認識我的人很多，現在人人都知我已從良，一旦忽然住了旅館，豈不教人奇怪。若傳說開去，很難為情，還以往外國旅館為妙。靜安寺路的不克登，地方頗為幽靜，當年我從北京回來時，曾住過幾天，不如仍借那邊居住，姊妹往來，亦頗便利。阿二亦贊成其議，當夜待天敏回來說明之後，只留那粗做的看家，主婢兩個，同往不克登，住了一宵。次日，媚月閣因一個人人生不出主意，素知賈少奶足智多謀，便打發阿二到鑫益裡請賈少奶

去。賈少奶聽媚月閣請她，心想她現在已是個失勢之人，還來請我則甚？意欲不去睬她，又因自己和德發那件事，惟有這一目了然，倘然她因請我不去結下冤仇，將此事告訴了琢渠，雖然我自己不怕琢渠，但在德發一方面究有不利，故也只好勉勉強強起身，梳洗好了，沒精打采的出來。在門口遇見魏姨太太，知她是媚月閣的勁敵，未便直說，因此推說往曹公館去，卻坐著包車徑奔不克登去，見了媚月閣時，裝出滿面笑容道：「老二，你昨天不別而行，教我好生牽掛。這件事委實是你家老爺的不是，不該手段放得這樣惡毒，不給你留一些兒場面，無怪你心中生氣要出來了。現在你打算怎樣呢？」

媚月閣便把自己意欲向伯宣索回首飾說知，又道：「這件事不知是誰告訴他的？倒不能不調查一個明白。」賈少奶道：「這個何消說得，一定是那人了。」說時把小指對她一揚，接著說：「適才我出來的時候，還見她得意洋洋的到你家去呢。你一出來，就便宜了她一個人了。」媚月閣聽說，長歎不語。賈少奶見媚月閣面上似有懊悔之狀，暗說不好，她昨日雖然一時之怒，由伯宣處出來，但她走後，伯宣似有悔意，現在她又這般模樣，若再有人從中勸解，難保不言歸於好。他們夫妻和好，原不妨事，但她與天敏相識，乃是我的介紹，怕她與伯宣言和之後，想起前情，心中怨我，況伯宣一定要調查她與天敏相與的原由，她豈有不將我慫恿的事告訴伯宣之理，那時伯宣又要恨我。我一個人何能擔受這兩重怨恨。但要卸脫這個罪名，也很不容易。第一先要使他夫婦倆不接頭，胸中常存一條永不能忘的惡感。要攙掇他們存此惡感，必須有個藉口。好在伯宣現有魏姨太太這件事，媚月閣也深信她這場禍是魏姨太太惹出來的，不如就在這上頭教她設法報復魏姨太太之仇。她若聽了我的話，明中雖然是報復魏姨太太，暗中便是報復伯宣。這一來他二人的惡感愈結愈深，我的秘密機謀，也可永遠不愁人告發了。心中想著，假意歎息道：「男子有了兩條心，固然容易受人挑撥。不過魏家的也未免太不該了，她自己占了你家的老爺不算，還要害你們夫妻反目，這種狠毒的婦人，我出世以來，從沒見過。照我心思，須得給她吃些苦才好。」

媚月閣歎道：「哪裡來的苦，我又不能打她罵她，只有看著她舒服罷了。」賈少奶搖頭道：「你這個人太忠厚了，若要教她吃苦，有何難處。譬如你將她和你家老爺有來往這件事告訴了文錦，豈非也是一個法子。」媚月閣想了一想道：「告訴文錦也好，只恐他溺愛姨太太，不肯相信，和前年的事情一般，也是徒然。」賈少奶道：「這就要你自己著力了。常言道：打蛇須打七寸裡。如不得其道，弄得半死半活，不尷不尬，還不免自己被他咬一口呢。」媚月閣笑道：「你說得好漂亮話，究竟七寸在那裡，你摸著沒有？」賈少奶微笑道：「難者不會，會者不難。說得到便做得到。不過先要問你自己，到底願意不願意報仇？如你不願意，我也不必多說。因彼此都是多年小姊妹，交情原沒什麼輕重。適才只為她太可惡了，故我不覺脫口出來。你若不願意傷情，我更犯不著結怨了。」

媚月閣正色道：「誰告訴你願意，你對於這種人，還講什麼交情，她既使得出狠心，我難道放不下辣手。你究用何法，可以致她死命，快說出來，大家商量商量。」賈少奶笑道：「這個還不能馬上就想出什麼法子來，務須看事行事。適才我雖見她從後門出來，究竟是否你到家去，我卻未曾目睹，不能妄斷，必須先設法向她家梳頭的打聽明白了，然後可以告訴文錦。告訴時也不能暗地進言，一定要在大庭廣眾之中，務使在場者人人聽得，他要發作，場面上去不去，若能落一些真憑實據在他眼內更好，以免日後抵賴。」媚月閣道：「他二人又不拍照，哪裡有什麼真憑實據？」

賈少奶笑道：「你自己為小照上惹了禍，動不動就發心病，其實小照怎算得真憑實據，極容易抵賴的。像你昨天那件事，你既說小照丟在店中，不曾取來。老爺問你天敏因何同你拍一式布景的照，你不妨說布景是小照店裡之物，誰也不能教他不給別人。你若往小照店中去看看，同式布景的男男女女，何止數百，難道一個個都是我相識的麼！況且我拍的照，既不曾去取，小照店中成本所關，難免不私售取利，如你見我的小照在那裡，便當我人也在那裡，只恐我沒有這般分身術，你也要忙不開交呢！這般一說，不但把你自己的嫌疑辟一個乾淨，而且還可使你家老爺頓口無言，當著大眾向你服罪。只怪你自己怎的一時糊塗，便氣衝牛鬥的走了出來。如今既已出來，只可硬挺到底，不再俯就他的了。」

媚月閣聽說，把眉頭連皺幾皺，說：「過後之言，講他則甚。現在我們該想一個什麼法子弄得他們的真憑實據來才好。」賈少奶道：「這卻不難，不過我們必須先從調查入手，倘使魏家的果然天天到你家去，那時我自自有道理，包你報仇報得十二分爽快便了。」媚月閣大喜，催她快去，向魏家梳頭的打聽，情願自己多花幾個錢小費，務將此中真相打聽得明明白白才好。賈少奶連聲稱是，急急出了不克登，坐包車回到家中，吩咐王媽往魏公館喚梳頭的來。王媽道：「少奶奶頭已梳好，因何又要梳頭？」賈少奶道：「你休管他，我另有別事，你去時切不可大呼小叫，須裝作偶然往他家遊玩的一般，悄悄喚她過來。如她家姨太太在家，你更不可露出形跡。」王媽不懂她是何用意，一邊走著，一邊咕噥道：「花樣好多，一年三百六十天，她倒有三百五十九天出花樣的。」

賈少奶也不理會，自己走到房中，開了前窗，向對面一望，對面乃是蔡公館後房，窗裡面便是那梳頭的娘姨的房間，她此時剛巧不在房內，裡邊燈火俱熄。她窗外恰有一盞燈，斜光照進去，裡面的床帳箱籠，隱約可見。賈少奶心中暗喜，再低頭看下面時，王媽出了自家門口，去叩魏家的後門，那邊出來開門的，正是那梳頭娘姨。王媽向她搗了一句鬼，並不就走，卻反一同縮進裡頭去。隔不多時，王媽還沒出來，倒是梳頭娘姨一個人先出後門，徑奔自家門口而來。賈少奶即忙閉上窗，等候梳頭娘姨上樓。梳頭娘姨見了賈少奶說：「少奶出去回來了。」賈少奶道：「回來了，你家姨太太在家麼？」娘姨道：「她也出去咧。少奶奶喚我有事嗎？」賈少奶道：「我有一句話問你，你隨我來。」說時把娘姨引到床前，同在床沿上坐下。賈少奶低聲問她：「昨夜你家姨太太可曾出去？今天又是往那裡去的？」

那娘姨本是賈少奶的舊人，自到魏公館以來，因魏姨太太看待下人頗不和善，往往擺出主人架子，故心中頗為不服，時常在賈少奶跟前講她主人的壞話。今被賈少奶一問，她豈肯代為隱瞞，自然連頭搭腦，一齊吐露出來，不但她把魏姨太太在伯宣處過夜這件事洩漏，並且連她由趙公館帶來一隻漆匣內藏許多金飾，回來的時候怎樣鬼鬼祟祟，被她在房門口偷看得見，以及午後用計騙出文錦，自己急急又往趙公館去了等情，一併告訴了賈少奶。賈少奶不料內中還有這許多曲折，暗暗驚異，心想魏家的好大膽，竟敢這般胡為，隨意在外住宿，視文錦如無物。那一隻首飾匣，不消說得一定是媚老二之物，當時我也見過，內中還有許多金鏢，不過這東西緣何入她之手，料她不敢偷竊，必是伯宣送她的。但這些東西，並非伯宣自己之物，怎可由他送人。看他這般舉動，想已存心不要媚老二了，放著這個題目，我更可使他們二人加上一重惡感，永無言和之望。心中想著，得意無比。面子上仍不肯被梳頭娘姨看出神色，假說虧得你家老爺糊塗，若被他察出形跡，萬不得了，你得空兒勸勸她，教她以後不可這般大意才好。娘姨搖頭道：「這個干我們什麼事，莫說勸不進，就勸得進，也勸得太沒來由了。」

賈少奶道：「如此你可知她明兒那邊去不去？」娘姨道：「自然要去的。我聽她的口音，彷彿要天天去呢。她對我們說，將來她不在家，老爺回來，在前頭敲門，教我們故意慢慢的開門。一面馬上差人出後門，到趙公館喚她回來。照她這般吩咐，怕不要鬼混一世麼！」賈少奶聽說，微微一笑說：「你就在這裡吃了晚飯回去罷。」娘姨道：「不然還可吃了晚飯走，如今姨太太出去了，老爺雖說兩點鐘回家，如果弄到了錢，說不定就要回家的。家中小丫頭和粗做的都是一對呆鳥，不會到趙公館去喚她，那時豈不要鬧出事來，故我不得不在家裡守著，她倒在那邊適意，要我們替她提心吊膽，真是應了一句俗話：皇帝不急急死太監咧。」

賈少奶吐舌一笑，娘姨也笑著，辭別下樓。走到門口，剛值王媽回來，兩個人一進一出，冷不防撞了個滿懷，彼此都倒退了一步。王媽先開口說：「阿喲！你嗎！少奶奶喚你何事？」娘姨笑說：「她纏七夾八問了半天，我也不明白是什麼事呢！」王媽疑心梳頭娘姨放刁，送她走後，自己上樓問賈少奶，賈少奶也說並沒甚事，我問問她姨太太在家作何消遣，她說出去了，我留她晚飯，她因家中沒人，就走了。王媽聞言，對她面上端詳多時，說：「這是什麼道理？這幾句話，我也未必問不明白，為甚麼偏要喚她來當面詢問，又教我扮得這般鬼頭鬼腦，我還當你為著怎樣大事，故叫梳頭的來此以後，自己不敢就回來，假意和他家粗做的談了一會天才走。不意你們卻談論著這樣芝麻綠豆的大事，可把我一個人弄夠了。」賈少奶笑道：「別混說咧，快弄夜飯來吃罷。」

王媽氣瀟著嘴下樓做飯，賈少奶跑到適才那扇樓窗旁邊，開了窗，雙手擱在窗沿上，眼望著對面梳頭娘姨那間黑沉沉的房間出神。不多時，王媽端上飯來，賈少奶才關窗過來用膳。一邊吃飯，一邊仍想著心事。王媽站立一旁，笑盈盈的說道：「少奶奶，我告訴你一樁新聞，你要聽不要聽？對門魏姨太太昨天晚上夜不曾回家，據她家粗做的說，是宿在隔壁趙公館裡。你想趙姨太太昨天傍晚才走，當夜魏姨太太便走填空兒，不是太性急了嗎？」賈少奶假作不知，說：「大約沒有這件事罷，你別胡說亂道。」王媽爭辯道：「一定有的，我還親耳朵聽得魏姨太太在隔壁和趙老爺談心的。」賈少奶不禁詫異道：「你如何會聽得？」

王媽笑道：「說出來也沒甚希奇。昨天你從趙公館出來之後，不是同著曹少奶等一班人在對房吸煙嗎？我一個人在這邊房內鋪好床，因牆上掛的那張月份牌，塵埃堆積，故用雞毛帚拂拭，不意才一舉手，那月份牌連釘甲在地下，月份牌背後牆上，原有一塊磚頭，在我們搬進來安床的時候撞活動了，抽出磚頭，一直可以望到隔壁趙公館的上房。我忽然想起趙姨太太走後，趙老爺一個人在家，不知作何勾當，故把磚頭抽出來，想偷看他的舉動。不過磚洞那邊，還有一重糊房間的花紙，我因把紙頭擱了個小孔，豈知仍不能望見裡面。因這地方剛在他們安放梳妝台的所在，那窟窿恰被鏡子背擋住了，我就無法可想。不過裡面說話的聲音，卻隱約聽得出來。我就把耳朵貼著牆，好像聽德律風似的，聽了一會，彷彿是一男一女，在那裡講話。我起初還是趙老爺和娘姨們閒談，後來聽得連笑帶說的，又聽得趙老爺說什麼上半夜陪我，下半夜回家，我就疑心他們路道不正，但萬想不到就是魏姨太太，以為趙老爺因姨太太跑了，故弄一個堂子裡的人來家解解寂寞的。正想再聽下去，你在對房叫我倒茶，我就急忙塞好磚頭過來了。今兒照魏家粗做的這般一說，昨天趙公館房中那個女人，不是他家姨太太是誰！現在據說魏姨太太又到趙公館去了，想必已在那邊房中。你若不信，吃罷飯不妨將磚頭再抽出來自己去聽。」

賈少奶聞言，把吃剩的半碗飯向前一推，說：「我不吃了。窟窿在那裡？你帶我去看。」王媽一腳踏進房內，隨手開了電燈，再將月份牌除下，抽出磚頭，果有指頭大一個透穿小洞。賈少奶先張了一張，然後側耳靜聽。果聽得隔房魏姨太太聲音說：「你答應送我的東西，為何還不給我，莫非哄騙我嗎？」又聽伯宣的聲音答道：「哪有這句話。只為梳妝台抽屜鎖著，鑰匙被老二帶走，急切取他不出，須得喚銅匠來開。如你馬上就要，惟有把抽屜毀了，但是這張柚木妝台，我足足花了八十塊錢買的，為遲早一天上頭，把抽屜弄壞，豈不可惜。早晚是你的東西，既答應了給你，將來決不交還老二便了。」

又聽魏姨太太嬌聲嬌氣的說：「你在我面前雖然說得這般好，但我知道那些東西，都是老二自己之物，她將來問你要時，你待怎樣？」伯宣大聲道：「你放心便了，她既然作了我家的人，東西自然也歸了我。昨天這一鬧，她人雖然不願意跟我，東西卻不能再由她作主，我不還她，她又能奈何我不成！」講到這裡，忽然中止，魏姨太太連說：「來了，來了。」伯宣又說：「快走罷！」接著一陣腳步凌亂，聲音寂然。賈少奶慌忙丟了牆洞，奔到窗口，開窗向下觀看，見伯宣家門口站著一個小丫頭，魏姨太太從裡面出來，兩個人慌慌張張，奔向自家後門進內去了。賈少奶心中會意，命王媽塞好牆洞，泡水洗了面，琢渠也回來了。賈少奶問他勝負如何？琢渠道：「贏雖贏了幾百塊，卻都被文錦借去了。」賈少奶道：「他借了錢難道還在那裡賭嗎？」琢渠道：「他早已不賭，而且還比我先走一步。」

賈少奶聽說，不覺笑將起來。琢渠問她有何可笑？賈少奶連說沒事，又道：「你明兒可以請他們這班人同到我家來打撲克麼？」琢渠道：「這又是什麼意思呢？」賈少奶道：「沒甚意思，我意欲抽幾個頭錢，買一隻手鐲表帶帶。」琢渠道：「邀他們到此賭錢，可以使得。抽頭這句話，卻講不去。適才雲生等談起，天天賭錢，輸贏常有，牽來扯去，卻輸給了堂子裡的頭錢。如今想法子，教在局諸人，每人輸一夜請客，供給酒菜，便在他家賭博，不准抽頭，以示公道，我因請客不免自己花錢，在堂子中都是擾別人的，就使花幾個頭錢，也是贏得來的。若請了客，不論輸贏，都要貼本，故沒有贊成。你若要買手鐲表，待明兒文錦還了我錢，就給你去買罷，何必抽什麼頭呢。」

賈少奶道：「不抽頭也行，明兒你務必邀文錦、雲生、仲伊這幾個人來家打牌，若說酒菜，橫豎明天我要請曹少奶奶、甄大小姐等來家晚膳，不須另備。你若捨不得花錢，明兒一天開銷，都是我的了。」琢渠道：「這倒奇了。你素來不愛請客，為何忽然大出手起來？」賈少奶道：「你莫管他，只消替我把所說的那幾個人邀到就是。」琢渠道：「那個未免太不明白了，邀他們究為何事，必須先告訴我才行。不然，邀了個不相干的來家，或者漏了個要緊人兒，豈不壞事。」

賈少奶想了一想道：「別無他故，就是媚老二昨天雖然由伯宣處走了出來，彼此相持不下，也不是個了局，我們做小姊妹的，理該替他們勸解勸解，故我想把昨天在場諸人都請了來，大家商議，向兩方面勸和，一則聊盡我們朋友交情，二則昨天承伯宣看得起我們，請我們過去參預家事，原要我們臨時勸解之意，我們當時袖手旁觀，已是不該，事後若再不替他們設法轉圜，豈非太對不住伯宣了嗎！不過你在文錦等面前，萬不能先行道破，只可說是打牌，因我明兒還須先去探探媚老二的口風，如她願意了，再往伯宣那邊去說，自然一說就上。如老二也不願意，那時我們就打牌到底，那回事作為罷論，免得說了去收不回來，給旁人笑話。」

琢渠點頭稱是，又說：「幸虧你告訴我一聲，不然，賭場中共有十餘人之多，我若一齊請了來，豈不要鬧得更大。好在今天散局甚早，明兒約定三點鐘入局，到夜間八九點鐘時分，我暗約他們三個人前來便了。」賈少奶大喜。次日三點鐘，琢渠出去賭錢。賈少奶也梳洗定當，坐包車到不克登去見媚月閣，天敏恰在那邊，見了賈少奶，慇懃鞠躬為禮，賈少奶也含笑點頭相報。媚月閣忙問打聽的話兒怎樣了？賈少奶因有天敏在旁，不便明言道：「說來話長，少停再說罷。」

天敏知趣，曉得她們還有正經，隨向媚月閣告辭道：「此刻我還有朋友約著，明天再來看你。」說畢又向賈少奶鞠躬而出。賈少奶看他走後，才把梳頭娘姨所講的話，和盤告訴了媚月閣。又將王媽發現壁洞，自己聽得他二人一番言語，盡情傾吐。媚月閣聽得憤火中燒，面上發赤，說：「他們還想吞沒我首飾，倒也不錯。我再不告訴文錦，誓不為人。」

賈少奶道：「我現在又想出一個更好的法子，你也不須親自告訴文錦，顯得急於報仇似的。讓我將昨天在場諸人，一一請到家中，推說替你夫婦們設法講和，你在今夜十點鐘時候，自己到我家來，須裝作偶然去看我一般，萬不可露出預先約定的模樣。那時我先開口勸你回家，你須不肯答應，並說伯宣姘著一個四馬路的野雞，夜夜送上門來，此時想必已在家陪著他了。我們故意不信，再教王媽插口說，房中月份牌下有塊磚頭，可以移動，聽得見隔壁聲音，先讓他們去聽，我再說聽雖聽得，不過究竟是什麼人，也須看個明白。或者伯宣同娘姨說話，我們不能冤他的。好在趙公館對門是間空屋，我們不妨兜到那裡，教管門人開進去，從後窗口可望見趙公館前窗。前天我在你家樓上，彷彿前窗沒掛窗簾。」媚月閣道：「果然沒掛。因窗簾被洗衣作收去了還沒送來。」